

名家荐读

临行收拾房间,许多旧物冒了出来,一时间满目杂乱。有些物件明知无用,本当舍弃,可凝神细看,忆及前因后果,便又心生了不舍。有几样东西,自来时置放,两年多来竟未挪过半寸,除了蒙了层薄尘,依旧是最初模样。

相由心生,若依《扫除力》的道理,便没有留藏的借口。可转念又想,记性一日淡过一日,这些物件是否存舍并不重要,要紧的是借助它们的存在,能够唤醒那些渐次模糊的记忆——里头有灿灿的欢喜,浅淡的怅惘,还有那些心有所感,却无从言说的无奈与放逐。

这般思量罢,决意换个大箱子,将它们如来时一样,不舍不弃地随着行程回归故里。翻出了箱子,却又见标签上醒目的字样:“内有易碎物品,请勿摔压。谢谢!”落款时间是我进藏之日。我哑然失笑,心领神会地冲着箱子、标签,还有一地的老物件,轻轻笑了笑。

其实,舍与不舍之间,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,两种迥迥相异的人生。这道理本不难懂,难的是纵然懂了,依旧舍不得放手。

或许,这般不舍的执念,本就是一种人生模样吧。

岁首逢春

年三十恰逢立春,这般巧缘本就难得,诸俗各异,众说纷纭,却难掩其珍贵——下一回相逢,竟要

推开窗户,玻璃上的水珠轻盈滑落,清新的空气“倏”地涌进来,扑着脸钻进鼻孔,凉飕飕、滑溜溜的,恰似含着薄荷糖的嘴巴吸了口凉气,地面上湿漉漉的,小水洼反射着光亮。这是拉萨雨季惯见的日子,在空气散发着燥热,街灯亮起时迎来夜晩,又在夜雨无声、小草挑着露珠时开启清晨。

我喜爱雨,自小便划进了骨子里。那时的雨季似乎格外漫长,天空灰蒙蒙,阴沉沉的,仿佛要将村庄田野碾碎,雨三天两头就来,紧一阵慢一阵,没完没了,推开沟渠河塘,巷道村口到处是水。如果接连几天降雨,大片水田很快就會变成汪洋,稻田闷在水里,河边的菜地也积满了水,豆角、丝瓜、黄瓜的架子都浸在水中。蜗牛爬上架子,紧张地观察着水情,菜地的围埂和架子下的土垄早已被雨水泡烂,地里的积水与河水连成一片,鱼虾自由进出,性子急的黑鱼甚至会蹦到路上,“搞劳”愁眉苦脸的庄稼汉。

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,这样的雨天十分讨喜,“你下你的雨,我玩我的水”,压根儿没有危险意识,也不在意雨大雨小,甚至专挑大雨时开溜,就像长大后看了言情小‌说,急切期盼一场邂逅。我们个个顶个都是玩水高手,尤其喜欢顶着雨到河荡里玩耍,扎猛子、摸鱼虾、掏鸟窝,各展所能,玩累了就溜进附近的菜园,像拿自家的东西一样,摘点西红柿、黄瓜。雨大得实在睁不开眼时,便折个荷叶游到浅滩,把脖子往水里一缩,只留个头在水面,再把荷叶罩在头上,比画着戳两个窟窿用来看东西,然后就

一路风景

留白处,是小满

○李明春(扬州)

晚上与妻子穿过小区,去“口袋公园”散步。空气中飘着花香,淡淡的,似有若无。石榴花在枝头露出花骨朵,像一个个倒置的小葫芦。有些已悄然绽放,开得并不十分热烈,像是画者用朱砂调了清水,在枝头洩开。翻一下手机日历,果真快到小满节气了。

二十四节气里,我最喜欢小满。它不像立春那样宣告一年的开始,也没有像大暑那样达到极致。“小”无关格局,只关乎心态。小满未满,不亏不盈,不急不躁,一切刚刚好。恰好评说了曾闻过的那句俗语:“花未全开月未圆,半山微醉尽余欢。何须多虑盈亏事,终归小满胜万全。”此中大佳趣。

周末回乡下老家,田里的油菜籽一天一个样,正走在饱满和成熟的路上。掐一个菜籽荚,绿色的、黄色的菜籽整齐地排在豆荚里,满满当当,能嗅到菜籽油独有的清香。摘些年,父亲早早就取出尘封的镰刀,在青石上“喀嚓——”地磨出明亮锋利的刃。他一边用手指在锋刃上轻轻刮动,一边笑着説:“磨刀不误砍柴工。”母亲则开始整理往年装粮食的袋子,给破损的地方仔细打上补丁,这这可不得丝毫马虎。她把一个个袋子撮起来,再找好系口的绳子。打菜籽用的连枷、簸箕、扫帚、晒菜籽用的彩条油布都准备妥当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油菜籽要在半熟青黄时收割,若太熟,连风都能掀开它,整片田里噼啪作响,无数细小黑珍珠般的籽粒蹦蹦跳跳滚进泥土,让你颗粒无收。天地万物,成熟也要在恰到好处状态里,不多一分,不差一毫。

小满的天气不温不火,也是恰到好处。抬眼望去,满目都是疯长的青绿和诗意。一年当中,小满节气最是有声有色;既有“鸣鸠聒聒”,也有“布谷翩翩”;既有“枇杷黄后杨梅紫”,也有“绿遍山原白满川”。

推开窗,楼下大姐的院子里,满墙繁花如瀑流淌。那种叫“胭脂扣”的月季花有着极高的颜值,温柔的紫粉色花瓣,背面泛着银白色,颜色重瓣。花朵不大,但花量大得惊人,单个枝条能开出几十朵花。黑色的围栏配上粉色的花墙,上满下空,像中国画中的留白——是意味味的空白,是呼吸的空间,是让观者自己去想象和填充的地方。

其实人生何尝不需要这样的留白?我们的生活总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工作、社交、信息、欲望,像潮水一样涌来,把人裹挟着往前走。我们追求百分之百的确定,渴望完完整整的拥有,害怕任何一点空缺和未知。可是真的满了,就快乐了?我看未必。

在景德镇学陶时,看师傅烧瓷,有些粗瓷碗或杯子的底部总留一点不施釉。我问为什么,师傅説:“全满则溢,留点湿的地方,手握才不稳,茶喝着才香。”这话我一直记得。后来喝茶时特意试了试,果然,那些太光滑太完美的杯子,反倒少了一种可以触碰的温度。

小满,小满,凡事不可太满,万物皆要留白。小满教会我们的,大概就是这种“留白”的智慧”。希望我们能张弛有度、宠辱不惊,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,知道什么地方该留余地。就像莱布霍莱到八分就好,剩下的交给阳光和风;就像江河将满未溢,涨到岸边的青草处就好,再多就泛滥成灾。

一切都可留有余地,一切都可期待。而这,就是小满。

投稿邮箱:sjjb2025@163.com

徐丙奇散文专辑

旧物存忆(外二篇)

○徐丙奇(南京)

等过半生。加之“春打六九头”落在午前,让这辞旧迎新的除夕,更添了几分别样意趣。

俗言“晴冬烂年”,金陵的冬日晴好,却未逢料想中的雨雪。除夕微阴,却是连日沉郁后晴光初露的预兆,大年初一果是天朗气清,晨光破晓后,晴空万里。出门走走,成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。

依循“初一早,初二早,初三睡到饱”的旧训,初三起得要晚些,发现夜雨曾悄然造访。好雨知时节,己亥新岁的第一场春雨,恰合了时节意蕴,随风入夜,润物无声。蜡梅蕊间凝着莹润的水珠,空气清冽,阶前微湿,夜来的风雨声可以想象,枝头花落几许,却不必细究。

冬去春来,花落花开,这是天地自然的恒律,亦是人生行途的序章。过往岁月,几多世事变迁;来日方长,几多志之所盼。一些藏于心底的感触,似乎总要到了岁末年初,才肯慢慢认下,渐渐明晰。岁聿其莫,新元肇启,也总是忍不住想些什么、记些

什么、说些什么。一如立春至,二十四节气便循着时序次第而来,心愿如斯,早有定数。

能饮一杯无

金陵是灵秀之地,半点不虚。就拿岁末新春这阶段的天气来说,便有过过山车般的意趣。新旧交替前夕,连续阴天,到了年三十恰逢立春,沉郁初散,己亥初一便见晴空朗艳,初二枝头杏花初绽,初三尚是暖煦微醺,孰料次日晨起,天地银装素裹,万般妖娆。

自古以来,白雪与细雨,犹如早春与深秋,撩人心、惹思绪。对于烟火百姓,蕴含“好雨知时节”的祈愿、“瑞雪兆丰年”的期许。而于文人墨客,便添了离愁、志趣和雅致,有言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,是雪映梅魂的孤洁;又有言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,是梅雪相衬的意趣。这些当是后人的解读,真正融在思绪与笔墨之中的滋味,唯诗家自个儿知晓。

忽左忽右

○徐丙奇(南京)

傻愣愣地待在水里,看着雨点砸进水面溅出水花,听着雨点击打荷叶一阵紧过一阵的哗啦声,若有所思又若无所思,回家的闪念也被碍得无影无踪。

长时间泡在水中,肌肤会变得麻木。孩童时如此,长大后亦是这样。昨天晚上,不知何故,手背奇痒无比,手指换着挠,手背贴着挠,都无济于事,又找不到药物,恨不得把手剁掉。情急之下,把双手浸泡在冷水中,水冷刺骨,手背渐渐有了麻木感,待之消失就换水,如此反复。为了节水,我计算了下时间:手背与手腕近乎垂直,水量刚好漫过手背,水温不再冰冷且感觉舒适时,约需5分钟;水量漫过手背一指,如此约需18分钟。这是近乎神经质的行为,水换来换去的,手伸进伸出的,像极了曾经自由进出菜地的那些鱼虾。水量仅多一指,时差三倍以內,能否节水不得而知,但效果明显,这般折腾下来,手真的不痒了。

至于效果背后的作用机理,我不想探究,姑且将之归结为麻木。这种麻木源自小时候对玩水危险的无知,源自顶着荷叶看雨听声的美好,也源自大人看着洪水时一脸的惊慌焦虑。这种麻木是在

村庄里自然滋生的,身在其中,习以为常,就像在课堂上得知北京是首都,还以为也是个村庄一样。那时,我们的认知都附着于村庄的样貌和日常,破旧的茅草房,一年到头干不完的农活,吃的东西家門口基本都见过,家禽、牲口、小狗小猫之类的是唧唧学语时的天然教材,即便洋火、洋油、洋布这些带着“洋”字的用品,也只是叫法而已,不觉得有多高级。那时,我们连县城都没去过,想象力已然麻木,对于北京不是一座城市,问题不在于想没想过,而在于根本没有想的本能。后来虽然知道了,但仍没有知道透彻的感觉,直到突然回过神来,“首都首都”,首是第一,‘都’都是市,那北京不就是座城市嘛,而且排名第一啊!”在那个瞬间,一下子有了大彻大悟的畅快,血液涌上脑门,头皮发麻,脸上发黄,浑身不自在——“真是太蠢了!”恨不得钻进鳃湾河里再也不出来。

一种平衡被打破,另一种平衡就会随之生成。年少岁月如同在晨昏线上的行走,黎明在前,暗夜在后,为了一个接一个的平衡,我们都在被动疾行,走过城市旷野、山川星辰,却走不出内心麻木的阴



登山感悟人生

○时文山(南京)

是破坏自然的印记,而是攀登历程的见证,是前行路上的坐标,更是回望来路时,最珍贵的成长印记。每一座山,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标志,或许是山脚下的启程石碑,宣告着一段征程的开始;或许是半山腰的观景亭,是疲惫时休整身心的港湾;或许是山脊上的分界牌,是跨越艰难更进一步的意见;抑或是山顶的墓碑、观景台,是历经艰辛终抵目标的荣耀象征。每一次登山,用心记住这些标志点,既是对登山历程的敬畏,更是对自我成长的铭记。在艰难攀爬时,那些标志性点位,是前行的动力,提醒我们已经走了多远,鼓励我们再接再厉;在登顶回望时,那些清晰的印记,是曾经的奋斗,见证着我们翻越的坎坷、战胜的疲惫。我们用心走过每一段路,认真铭记每一个关键节点,便不会在漫长路途中途迷茫,不会因前路漫长而懈怠,更不会在抵达终点后,忘记曾经的付出与坚守。人生亦是一场不断前行、不断留痕的旅程。工作中的每一次突破,生活里的每一次成长,都属于“标志点”。这些痕迹,是岁月的馈赠,是成长的见证。用心对待每一段经历,珍惜每一个成长节点,把挫折当作历练,把收获当作奖励,才能在回首时,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,明白每一步坚持都意义非凡,每一次付出都终有回报。懂得留痕,铭记过往,方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定,更有信心和从容稳妥。

登山相伴重在“互助”。独行少有,相伴为主。登山之路,讲究的是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。这是登山的灵魂所在,是跨越艰难、登顶山峰的核心力量。独自登山,或许能感受独处的宁静,但难免在遭遇坎坷时心生怯意,在疲惫不堪时想要放弃,没有谁能独自抵挡所有磨难。一人前行,或许有时能走得较快,但众人同行,才能走得更远、更稳,最终共享成功的快乐和荣光。登山目标志在“实现”。志不立,天下无可成之事。登山之志,在于心怀目标、勇往直前,最终实现目标。每一座山峰,都有其高度与难度,每一次攀登,都难免遭遇疲惫、艰险、挫折,唯有坚守初心、永不言弃,方能登顶览胜,领略高山上的雄伟、群山的壮阔、如画风景。登山途中,最煎熬的往往是登顶前那一段路:双腿酸痛无力,呼吸急促难耐,每抬一步都倍感艰难。多少次,到了半山腰,望着遥不可及的山顶,心生退意;多少次,面对陡峭险峻的山路,想要转身下山。但心底那份“不达山顶不罢休”的执念,总能支撑着我咬牙坚持。放慢脚步,调整呼吸,一步一步脚印,不慌不忙、坚定不移地向上攀登,不为沿途的诱惑停留,不为眼前的艰难退缩,始终盯着山顶的目标,带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,坚定向前。当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踏上山顶的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烟消云散。放眼望去,群山连绵、云海翻腾,风光无限,那份成就感是半途而废之人永远无法体会的。倘若中途放弃,便永远错失山顶的美景,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、能攀多高。人生亦如登山,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,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。求学的艰辛、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磨难,个人的成长,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“陡坡”与“坎坷”。很多时候,轻易放弃,注定一事无成;坚守初心,持之以恒,方能冲破重重阻碍,抵达人生的“山顶”。这份坚定不移的志向,这份永不言弃的坚持,是支撑我们跨越低谷、战胜困难、实现目标的力量源泉,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一次次登山,一次次受益。选对适合自己的道路,铭记成长的每一段足迹,珍惜同行相伴的缘分,坚守永不言弃的志向,方能在登山之旅中磨炼意志、尽享风光,在人生之路上安定前行,最终获得胜利。

读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想象风雪纷飞、天地苍茫的场景,心境反倒宁静,而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孤寂,恰又打破了宁静。我们被孤翁独钓的意境触动,这份触动,无关不畏严寒的勇,无关矢志不移的韧,只在那一眼入心的瞬间,是心有所感却难以言尽的美好。至于“寒色孤村暮,悲风四野闻”的荒寂,对于繁华的金陵,早已难寻踪迹:“溪深难受雪,山冻不流云”的奇绝,对于心浮气躁的世人,更觉难解其味,甚是烧脑,远不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直白、实在,千树万树的积雪盛景更合时下心境。

华夏五千年文脉,诗词瀚海中从不少咏雪之句,却难得几分真意。偶见“握手西风泪不干,年来多在别离间。遥知独听灯前雨,转忆同看雪后山”,是雪落牵起的念旧情长;又遇“地白风色寒,雪花大如手。笑杀陶渊明,不饮杯中酒”,是雪至随心的率性疏狂,最动人。

犹记余华《第七天》中的字句,大意是“我不怕死,一点都不怕,只怕再也不能看见你”。初以“情深”理解,觉得平淡无奇,后以世品之,方觉字字沉重。人生短暂,却有太多的无奈,有精力时却无支付精力的资金,有资金时却又少了兑现资金的精力,很多事求而不得,遁而却至。

这,正如我北方的朋友,看惯了故土的冰天雪地,不远千里来到金陵,未遇江南的温润春色,反倒撞了这场雪。人间的巧思,尽在不期而遇里。

能饮一杯无?

影。记忆渐渐模糊,慢慢凝固,从黄海之滨到雪域高原,珍惜忙碌的时光,更珍视昙花一现的闲暇。身子斜靠着沙发,半眯着眼睛,让思绪在无尽的草原、连绵的雪山、成群的牛羊和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,纵然片刻,也若时间停滞、灵魂出窍。若是午后,阳光照进玻璃,穿过绿植的缝隙,形成一束束光亮,轻轻挪移着,浮生穿梭飞舞其中,宛若无数生命在奔波不息,……我会盯着它们陷入迷思,过往这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,似乎也看到了行程终点的标识。在这里,我若浮生,越安静越好;在远方,我若游子,越淡然越好!

远山依旧旧那般静逸,近树依然那么葳蕤。就这样漫无边际地瞎想,想着想着,心里竟起了微妙的变化,仿佛雨后雪域草原上那些不知名的花草,密密麻麻,从天边汇聚而来,又不停地向天际飘移,一种感觉到了却又难以言表的情愫油然而生,像滴落在宣纸上的墨汁慢慢地洩开,又像最初落在地上的雪花瞬间消失,脑袋像要炸裂,整个身心仿佛不属于自己了。在今生,记忆是一种怀念,越绵亘不绝越美妙;在来世,生命是一种放逐,越是远离就越是眷恋!清醒过来时,泪眼模糊,一缕凉风吹过,带着丝丝苦涩。

这样的日子,这样的心境,该怎么消受呢?收拾下房间,清洗完冬衣后,倚着床木板,半拥着被子,听听音乐,看看闲书,自是另一种美妙。

有点忽左忽右,像极了这里的雨季。

瞿氏后人藏文房精品现身常熟铁琴铜剑楼

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,《珍瓷雅韵——瞿氏后人藏文房精品展》于当日在铁琴铜剑楼展厅向公众免费展出。常熟、昆山两市文博界领导和知名人士四十余人齐聚一堂,共襄盛举。江苏经济报社作为活动支持单位,专门发去贺信,赞扬瞿氏家族“有文化回馈乡土,以雅韵滋养乡里”的精神传承。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派代表前往展览馆,给予藏品高度评价。

常熟市博物馆协会会长李瑞刚主持了揭幕仪式,并向观众介绍这次展览的独特意义。清道光年间,古里瞿氏“秉”字辈的一支,由常熟迁徙至昆山,定居于吴淞江南岸,瞿黄棘先生是其后裔。三十余年来,他利用各种机会去住苏州、无锡、扬州、徽州,串门走访,四处寻访,陆续积累了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的老器数百件,在国内收藏界颇具影响。他将不辞辛劳踏遍长三角地区征集、收藏珍稀瓷器,作为弘扬瞿氏书香文化的一种雅好。首次公开展览,便选择了瞿氏家乡古里镇的铁琴铜剑楼。

这次展览选择的五十余件藏品,以文房精品为主题形成系列。其中多件珍品,在《江苏经济报》“吴韵汉风”副刊开辟的专栏中作了介绍。参观者在瓷器这种独特的载体上,足可领略岁月深处的笔墨芳华。

据了解,“文房精品展”是系列展览的第一个主题,接下来将有“瓷器与中医药”“瓷器与清廉精神”等多个主题在古里镇展出。

陈 益

想要放弃的念头,在同伴的鼓励下烟消云散。那一刻我便深深懂得,登山的魅力,不仅在于山顶的风光,更在于途中的并肩同行。遇到险路,互相照应;遇到疲惫,彼此鼓励;遇到困难,共议解决。没有自顾自地前行,互相搀扶、互帮互助,便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,抵达一个又一个目标。这份互帮互助的精神,贯穿于人生的每个角落。家庭的和睦,需要家人同心,彼此包容、相互扶持;工作的顺遂,需要同事协力、互帮互助;梦想的实现,需要志同道合,携手共进。人生路上,风雨难料,坎坷无数,没有谁能独自抵挡所有磨难。一人前行,或许有时能走得较快,但众人同行,才能走得更远、更稳,最终共享成功的快乐和荣光。

登山目标志在“实现”。志不立,天下无可成之事。登山之志,在于心怀目标、勇往直前,最终实现目标。每一座山峰,都有其高度与难度,每一次攀登,都难免遭遇疲惫、艰险、挫折,唯有坚守初心、永不言弃,方能登顶览胜,领略高山上的雄伟、群山的壮阔、如画风景。登山途中,最煎熬的往往是登顶前那一段路:双腿酸痛无力,呼吸急促难耐,每抬一步都倍感艰难。多少次,到了半山腰,望着遥不可及的山顶,心生退意;多少次,面对陡峭险峻的山路,想要转身下山。但心底那份“不达山顶不罢休”的执念,总能支撑着我咬牙坚持。放慢脚步,调整呼吸,一步一步脚印,不慌不忙、坚定不移地向上攀登,不为沿途的诱惑停留,不为眼前的艰难退缩,始终盯着山顶的目标,带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,坚定向前。当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踏上山顶的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烟消云散。放眼望去,群山连绵、云海翻腾,风光无限,那份成就感是半途而废之人永远无法体会的。倘若中途放弃,便永远错失山顶的美景,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、能攀多高。人生亦如登山,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,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。求学的艰辛、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磨难,个人的成长,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“陡坡”与“坎坷”。很多时候,轻易放弃,注定一事无成;坚守初心,持之以恒,方能冲破重重阻碍,抵达人生的“山顶”。这份坚定不移的志向,这份永不言弃的坚持,是支撑我们跨越低谷、战胜困难、实现目标的力量源泉,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一次次登山,一次次受益。选对适合自己的道路,铭记成长的每一段足迹,珍惜同行相伴的缘分,坚守永不言弃的志向,方能在登山之旅中磨炼意志、尽享风光,在人生之路上安定前行,最终获得胜利。

美丽乡愁

纸上还乡

——川人红狼印象记

○刘流(江都)

巴山蜀水的灵秀,孕育了川人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,也滋养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学生灵。李国仁,笔名红狼,这位从四川大巴山区走出的作家,以笔为杖,以纸为乡,在浮华喧嚣的时代里,守着一方乡土文学的天地,在文字间完成一场跨越半生的精神还乡。他是行走在农历中的写作者,是民间文化立场的坚守者,更是以赤子之心守护乡愁的川人,其人生与创作,皆烙印着川地的坚韧与温暖,成了当代乡土文学中一抹鲜明的底色。

红狼的乡土情结,深植于大巴山的泥土之中。20世纪60年代,他生于四川通江的农村,人生前三十年皆扎根于此,近十五年的乡村教师生涯,让他与这片土地的烟火人间结下不解之缘。那时的他,不仅手握教鞭,还能拿起木匠、油漆工的工具,为乡亲们打造家具,在木头上绘上民间喜爱的山水图案,乡野的民俗农人的生活、四季的节气,早已融入他的骨血。这份扎根乡土的经历,不是人生的序章,而是他一生创作的源头,如同川地的翠竹,在山野间汲取养分,便有了向上生长的不竭力量。

三十而立,红狼扛着“家园”远赴南京求学工艺美术,后辗转成都,从记者、编辑到文化公司老总,身份几经变换,脚步越走越远,可心却始终系着巴山的风、川东的云。他曾写道:“我沉重的行囊,始终装着农谚和节气,装着农人的日子。”心系家乡父老,胸怀万顷农田,想着红薯、南瓜和五谷杂粮。身体的离乡,让他对乡土的眷恋愈发浓烈,而还乡的方式,便是执笔为文。于是,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皆成了他的归乡路。《生命放逐》《漂泊的乡土》里,是游子对故土的深情凝望;《回家的路》中,是对乡村根脉的执着追寻;七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农历》,更是他以文字为犁,在纸上耕耘出的乡土长卷。

《农历》是红狼乡土创作的集大成者,也是他民间文化立场的极致表达。这部作品以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农村生活为背景,用民间视角勾勒出川东农村最真实的图景,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,直面历史,揭露荒谬,让那些在时代浪潮中挣扎的生命,在文字中拥有了温度与重量。作为民间作家,红狼的创作从不受制于刻板的范式,俗语、野史、传说、民歌、乡间风俗,这些鲜见于经典的民间元素,皆被他自如地熔铸于文字之中,口语化的语言、通俗化的叙述,让作品沾着泥土的芬芳,带着生活的热气。他始终将自己放在与农人平等的位置,不居高临下,不刻意描摹,只是平静地描摹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无奈与坚强,将民间世俗生活与精神形态进行艺术升华,赋予作品深沉的理性反思与厚重的人文关照。在他的笔下,乡间的民俗、农人的日常,不再是与现代社会脱节的碎片,而是具有自足意义的文化存在,而这份额间意识,正是乡土文学最珍贵的审美内核。

红狼的坚守,从来不是孤军奋战,而是想为所有乡土文学爱好者搭建一方精神家园。2008年,出于对乡土的眷恋、对文字的挚爱,他在文学的“荒原”之上,创办了乡土文学刊物《荒原》,后更名为《中国乡土文学》。这本自筹资金、自给盈亏的民间刊物,从诞生之初便步履维艰。创办时,他与朋友凑钱起步,甚至将孩子的学费拿来垫资;合伙人撤资后,他借来五万元用了三年才还清;经济最窘迫时,他险些转卖经营权,却终究因不舍而放弃。一路风雨,他独自扛下所有,只因心中的执念:让乡土文学有一方容身之地,让草根写作者有一个展示的平台。

十年耕耘,这本刊物出版近60期,开设“大家言论”“小说世界”“散文天地”等栏目,推出了无数优秀的乡土题材作品,成了连接五湖四海乡愁的纽带。它跳出了旧日乡土文学对乡村“惨淡”的刻板描摹,让读者看到新时代的乡村:愚昧的陋俗逐渐改变,乡间设施、生活方式日新月异,而绿意盎然的田园诗境、农人间的温情愈显从未改变。这份变与不变,恰是红狼对乡土的理解;乡土不是一成不变的怀旧符号,而是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生长的生命,而乡土文学,也应紧跟时代,书写乡土的新生。

这份对乡土的深情,还让红狼成了农民的代言人。早在2004年,他便在《四川日报》发文呼吁为农民设立专属节日。十余年后,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的设立,让他的心愿终成现实。他常说:“我本来就是个农民出身,中国的农民是可敬的衣食父母,是国家的脊梁。”这份朴素的情感,让他的创作始终扎根人民,也让他 的坚守有了更厚重的意义。为了刊物更好地生存,也为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,2010年,他成立四川省蜀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涉足文化活动策划、图书出版、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,以商养文,以文传情。他坦言自己算不上真正的商人,谈钱时会脸红,却始终以儒商之道经营企业,坚信“企业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”,在发展企业的同时,也一直在为乡土文学、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奔走。

如今,红狼定居成都高新区,巴山的乡愁与高新区的烟火相融,他的“纸上还乡”,也有了新的维度。《中国乡土文学》成了成都高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,刊物的封底常宣传高新区的乡村文化建‌设,街道路貌,各地的作者因这本刊物相聚高新区,书写着这片土地的昨天、今天与明天。在这片以科技、产业为特色的区域里,红狼让乡土有了新的表达:乡土从来不是狭义的农家乡野,而是每个人心中的精神原乡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让心灵安歇的地方。就像成都高新区的乡愁故事馆里,成都人找得到回忆,新高人听到到故事,在红狼的文字里,每个游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乡。

半生行走,红狼始终带着大巴山的印记,带着川人的坚韧与温柔。他是作家,以文字勾勒乡土百态,完成精神还乡;他是办刊人,以坚守守护一方文学净土,凝聚乡土情怀;他是文化传播者,以初心传承民间文化,让乡愁在文字中生生不息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他如巴山深处的一株青松,扎根乡土,迎风而立,用一生的坚守告诉世人:文学的根在民间,乡土的魂在心中。而他的文字,也如川江的流水,绵长悠远,带着乡土的温度,流向更远的地方,让更多人记得,我们从何而来,要归向何处。

作者简介:刘流,扬州人。有作品若干散见国内各文学报刊与平台,出版诗集《夜之眼》《时间与幻像》《漫行寄》,获第八届傅整诗歌节年度诗集奖。